

王阳明先生全集

第二函
函六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敬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為懇至今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雲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為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為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囂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泮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夫以

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豈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為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蟲毒而已爾魑魅魍魎

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較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維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

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亦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願將欲以何為使君為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甚察

三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糧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

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
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
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
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地
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
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
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
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
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
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
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
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
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

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卧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為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吸動靜與道為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也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為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

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天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肯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僕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簡易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徇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

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挂一漏萬求之於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為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眾皆以為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為是也眾皆以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硃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理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

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興庵興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為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為興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為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為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為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盍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為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為涵養親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為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非徒順

之又從而為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必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為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為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為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士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為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為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為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為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為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為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

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為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為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為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為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

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為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故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眾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已也而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為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安人矣又况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攷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為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為如寅之者真可為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緊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

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間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士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

食固聞知故有脩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攷之其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為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七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慢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於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為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柳衡諸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是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既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為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劃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散歸無事則虛具名

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為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已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上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柳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槩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寧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尚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鷲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媵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為之鬪有司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呶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答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洵洵匪朝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况積弱之軀百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寔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慙懇惻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 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 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即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為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臯而不可回奪奈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薦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興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 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况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為之刷垢雪穢繆承推引之恩蓋

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為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為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為之一表白焉其敢覬覦於萬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泰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為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為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型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不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况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為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

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為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啟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為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舫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舫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其權也有道本之至誠

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之爭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鑑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為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間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竄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員苟得異時憤事將為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祈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為感激寧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恩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偕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音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為已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况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尪羸日甚惟養疴丘園為鄉里子弟攷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為天地間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 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襪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為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尚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益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處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齋庵中丞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懣懣不及少申欵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為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作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日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欲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盛德禮恭而與人為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為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聞幸示

與陸清伯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况有為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為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尚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即

王文成公全書
欲為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為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空惚中未暇悉所欲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 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果若是以為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間聞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萃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即未免墮情諸公既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為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扎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卧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卧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棹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

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尚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為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為何如

復童克剛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為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前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即欲焚棄八策以為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為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為莫及也盛价遠來忽辱長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閒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名非遯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間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十百上矣寧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况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敝帚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為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為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為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

王文成公全書 卷之二
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為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
家之故遂為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
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間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
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誦誦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
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
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布不傷手矣冊末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
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為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
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為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啟範侍郎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
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即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
吾啟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乎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毋得封事讀之其間適有
齒及不肖者則又為之赧顏汗背促躑不安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啟範惟切磋
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啟範為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
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
憤爭力辨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

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為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尚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為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為報耳

答方叔賢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游者相踵山中啟處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必然者吾兄當能亮之也 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間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况讒構未息又復可出而冒為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疴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係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

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膏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身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以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已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鑑恕

與黃宗賢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况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為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為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疴林下是幸席元山表已還蜀否前者真辭想已轉達天不憖遺此痛何極數日間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間附知之

二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為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

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為知己之憂矣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尚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間亦且啟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為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尚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間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為助竊為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致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間可隱言及之

三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既為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為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為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

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
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
苟幸夫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尚可說哉西樵元崖家事極為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
皆由學術之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尚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
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
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
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遽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
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
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為國為民強力有為者為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
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為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弊
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
發腫毒旦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為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
間耳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
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為尚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

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元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 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庶不負 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 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為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為我愬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昌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已耳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冢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益堪重托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
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
憤激所成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
則殊為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
位以有為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為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
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
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金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
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
下俟信從者眾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
者亦時時為之辨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胆已申
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於宿疾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
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羅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尪
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

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尚有時也

答潘直卿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諳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興况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為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盛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尚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罰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思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尚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為此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齋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故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為萬幸舟中伏枕莫既下懷伏祈鑑亮

寄何燕泉戊子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郴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曰此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為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

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為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宗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躐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蝨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躐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

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天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豈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

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天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二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入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天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入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茹顧亦盜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僂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於錄矣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十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日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日證於月者也氣證於候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蟲始振為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攷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廩則書蠶蜚雨螽蟻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鸞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為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游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為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為

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為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眾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為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採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為之歎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為方而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茲之歸脫庭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煙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成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

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上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為孺人在朝之彥咸為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違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為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彩以為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為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為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為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為是不為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為孝其得為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

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被澤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皋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家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為虛與諛故為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及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鉞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字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

見也必以贅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為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蹠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

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 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叙八制為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幹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幹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幹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 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溉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為應辭詩文餘四年矣時副君之為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為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

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
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
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不返是
二者交相慕乎其外矣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
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弋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
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
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勾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
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
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
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
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

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子曰尚臆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稿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微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泣然泣下裂眚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為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為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岩復刻是集而屬某為之序某之為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為賢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為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

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適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過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厯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即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政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理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況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墮俗

因墮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盍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啟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濶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矍矍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而反以為勞我也我其無人心乎乃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挽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盍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為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

也奚必以留侯為哉眾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蒼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為非得寬厚仁慈德威素為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為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

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為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効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為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為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為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鈞摘公然為之曾不以為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益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為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為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為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

王文成公全書
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為省吾道之哉

王文成全書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合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 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遼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為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為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著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鱉之患而始釋戈而後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為宋忠臣而公之氣概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為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

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之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間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為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居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為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為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為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為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維予謹勤爾桑耒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作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維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之政不專于寬雨暘維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良矣及其大弊而

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宰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閣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三四區中之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飢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磬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為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贖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筆而從事

平山在鄆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鄆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
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
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
甫而起蓋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秋官郎子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為予言平
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峩峩望之岩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
魁偉傑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嗚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
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
望之以含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鴈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
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益冥然與世相
忘者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邪
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
勝者無過矣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輒置於平山者
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
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
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己則不

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瀟灑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彬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辯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上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

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乎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糲頑梗而錐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駕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然中米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益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

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間散疏放之是託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

蠻夷之居者亦自吾父吾祖邈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
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
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
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
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
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
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至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
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
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
象與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
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
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卧馬塚記 戊辰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瀆若奔若伏布為層裊擁為覆釜
漫行陂迤環抱涵迥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為廣野莽乾燕尾

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奠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卜兆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跼卧噫嗅盤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啟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奠弗震弗崩安靖妥謚植樹翁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台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維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已耳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行於無窮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

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瞻其日惟霽其响其霧其日惟雨勿忤其响倏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瞻瞻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脩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鵠螭虺之糾蟠猱狖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絕壑窮崖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因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岩之下則又皆洒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儂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岩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岩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岩麓故有寺附岩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犵狁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岩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岩之右以為釐祝之所曰吾聞為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

以為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為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
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
指揮遶遠度其工十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
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為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岩之奇若
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
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眾方喘息憂危動虞
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
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戊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
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是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
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兮其若徹洎於出焉精華入焉若有
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
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
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

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渝入於老佛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願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於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繼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

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讀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也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士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自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污墁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恥以為垣墻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

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者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鄉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申縣尹安福萬廷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圮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為我造士而講肆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益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

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因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眾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為戟門又前為櫺星門又前為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為明倫堂為東西齋又後為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為三廨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為名宦祠又前為鄉賢祠又前為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為致齋所又右為饌房又右為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曰宰牲所又前為六號凡為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訝以為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攷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令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嚮使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為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舉手投足盜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為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為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為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

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為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為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為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台之堂為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維稼穡德維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騰蜮惟乃有司實釋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良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

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啟處優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使陷罔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為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後為五楹庖湔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為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岩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為

王文成公全書
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蓋獨科舉為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濬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濱河而屨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漳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與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湖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居民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霖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鱉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右以詔來者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大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為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

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偽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齊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為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謹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子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

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為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既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蘄於予必欲更為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為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為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甯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屋石則誠屋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峰巒巖壑則誠峰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偽為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斂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為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為靈是何也誠之無所為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掩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為德行矣措之為事業矣發之為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

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尚能為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藥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為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為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既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呂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

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過之則拚袂卻走君將拚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於伊呂之事異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為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蕩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

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答

戊辰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謹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渝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閒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為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且以吾為道乎以吾為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為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吾之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謹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謹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為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為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

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為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惠天下

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
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荼王制
者必誅若鄭莊之歸枋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
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難而惡其為盜責人
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
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
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
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
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
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
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
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
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
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
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
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日至而前漢律曆至

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
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
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己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
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
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條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
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乎夏而已然非
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
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
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
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
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為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為樂事者有矣向之

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泣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爲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

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溘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厯厯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馬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兩日夜民以為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槩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為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為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見人之為善我必愛之我能為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為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為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為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胎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為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為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為子孫作馬牛然身沒

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為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既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鎰來就子于處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為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子子為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偁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子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子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為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

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若無焉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嘖嘖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辱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毋謂己為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為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幾乎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侯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

便生是非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
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茂時和曾了許多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
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頻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為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
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
我於桐江之澗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
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為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子竭忠討賊時六月
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
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
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
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于

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裏以鴟夷皮裹弘之血覺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却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悅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為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

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己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
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
志之士莫不欽仰敬服以為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
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蘄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
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為其所不為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
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為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
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
則汝佩之為是舉也尚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旦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
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
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
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為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
憤然而不平以為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
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
詈而日諱諱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為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

尚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為是也果尚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為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為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因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諱諱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為問予領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為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為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為勤也剗繁理劇非以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為剛也規

切諫諍非以為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為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甯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為獨能人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為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為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為恨且惓惓以聞道為急問學為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甯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為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為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為異而南遊未嘗以為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為學者以為君贈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目拙欲縱惡

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任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後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願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園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鬻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明新建謝氏原本

外集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傳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剪徹厓幅於物無抵于子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為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哀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蓋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為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其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父叔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遠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捐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為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單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躡不專於文詠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煇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為有先大邱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塋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涎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涎以歲貢至京某時為童子聞涎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既死矣涎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為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為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前年十四主帥壯其為人名與語大說遂留參幕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為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擻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銜徭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堅厚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邱其孫孔式胡溢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

鬱有蒼母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為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為世名儒其後有為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為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 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而有司以公應 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為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為具陳禍福言辭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嶺山互壑徭憑險出没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井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甯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視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為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為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高篤自其貧賤時即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據未嘗見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蒞官當事奮殺敢直折法繩理

勢得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塋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為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塋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師尹望於宗周源洙比賴煇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啟其闡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令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國昌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齋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雉而益繁鷓鴣梟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以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子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壘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為萌甲吾且為流漸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憐乎曰生畜也死歸也何憐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蓋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御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為大理評事

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為養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已而降為五經博士故雖為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為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過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為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為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為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為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為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為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馬子或溢羨馬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益

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棋阜卒次即楷次斌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
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乃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塋合塋非古也周公
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馬塋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
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為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
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
之塋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情
情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臧右虛孺人之居

文橘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本兮胡然其蹟蹟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
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橘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
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
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老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
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
為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
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塋而後具豫不
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為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

潛有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撮其所狀而為之銘
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
文子之先為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為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父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闡自
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為掾已得選
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
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為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
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為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既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
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
千人以是年某月某日塋祖塋之側為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
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竒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
可勝數若翁者賢其人非耶然考其為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
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驥異損於良嗚呼馬翁茲馬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塋也子澄毀其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塋也咸竭資以盛賓主

至於毀家不則以為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斬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為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拘胡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為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為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馬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為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為賢聖者之父也誌執大馬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為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為之題其識墓之石曰 皇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為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謚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 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 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為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二

仕宋為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恒迨 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
恒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 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 御書有恒易
之父諱新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 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妣皆贈一
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岐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 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
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為大司寇者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
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
西乙己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 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
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
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
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為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
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上官宣慰使皆慄慄奉
約東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為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 朝遂以帖定丙辰入
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己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
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
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

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窑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圍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息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

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

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眾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厯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計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

二十八人露布以聞上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為變眾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公隨調兵剿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

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以為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

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耆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為重思復起

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廢授南京都

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棊孫男四梗楠橋檀女七墓合

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巍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於臬於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夏
屏寔垣既荒南服圻漕是督亟 命于南亟 名于北司寇司寇邦憲是肅 帝曰司寇爾總
子師寇賊奸宄維爾子治既搜既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 天子曰俞可長爾勛西
湖之渚洋洋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 天子曰咨謚錫有隋哀榮終始
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主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奔阿為工方特為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
長在縲紲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猶振礪之
士獨行違俗為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蹈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
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
色少貧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
為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為所構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
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為後十餘年為奸者貴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
洛之學為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者 朝廷贈官如子曰顯赫殊
耀鄉人相與追嗟某嘆為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眾惡之
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為奸人僕役啣濡喘息以斬綬須

與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為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何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為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事而從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乃錐利祿而屑為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為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 朝廷義其所為榮之冠服後復遥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生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禹舉

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斷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說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為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為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滸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為之銘矣表者為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閭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疏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

請署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歆訟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益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為失養孟母為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為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為時甚久而為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

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為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又始思君為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為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啟之有啟之者其油然而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啟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焯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為之表誌林君既為之表而君之墓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為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丁亥

公諱整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眾望翕然執政忘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

避違權勢若將浼馬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啟沃方春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為吏部時止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幸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 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文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眾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策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脩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

復其故號塋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再事婢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間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儵然山水之問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游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盲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妄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內士

夫文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廷詰中書舍人廷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為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仰其德業或慕其節行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為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彬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子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眾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泃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泃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峯搖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
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泃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
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壹聚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
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 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
王其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恩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
容有元辜而死者乎迺 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度班師撤旅信義大
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
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
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民端田水祭田山迎府治千萬世鞏 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
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天邦無道如天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仇彼寧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為榮聞之子欽益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為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膺膺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芴端舟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為冠為模孰久其道眾聽且孚如江河其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瘳腫疔乃斯愈不見瘳痺劑乃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為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而出話懔言維多言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讒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

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為不以釣譽不以盡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復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讐賊首豈多士亦胥滋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青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不雨泉源告竭黍苗存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眾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冤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眾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為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為多藉之以為吾愚

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為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邑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見爾容戚然益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

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躬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孤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窒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屢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令悲傷若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遠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遊以嬉兮膠漆彪而來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上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為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為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

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構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擗亦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真還望領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泖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寅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泖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眾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泖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泖之井查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鷓鴣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擗鼻林孽之窟人將持刀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剷剷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泖鷓鴣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泖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屨陰有以相協假手

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自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思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為之通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陰佑其衷俾盡搗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蓄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三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莫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通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為饋彩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歎謂曰

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斷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啟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已卯

嗚呼奔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熾公益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為之圖益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

及此乎是固 祖宗之德澤 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抉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愧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薨茲土速令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翮而翱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舒激昂奮迅之談可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潯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

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雲兮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為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歆歆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聞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驚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為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求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尚謙始從子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為鄉邦子弟所宗依尚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尚謙之言遂

不知己之為兄尚謙之為弟己之嘗為尚謙師而尚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我之私而果於從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請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為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庇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為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朝夕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為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為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無恐者以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為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莫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群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願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

生將何以裁之子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為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為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為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為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勳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為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為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謚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槩然視之曾不知以為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為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啟默相以有續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槁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鈞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

是之從益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宵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媮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為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為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君有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五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

王文成公全集
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為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為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動惓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剌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為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上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婁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

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令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馳驅國事捍患禦侮而死益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子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令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為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

命南亢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殿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 高皇之世肇禋絜主歲久淪無無靈有司之不違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及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始自茲而昌乎其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尚饗